

我乡我土

苇园山村话今昔

□庄学

站在万安山巅俯瞰,山脚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顺两道山梁而下,村舍民屋铺排开来,好似列队行走的士兵,整齐,安静……

朋友遥指那小山村,说,那是我的家乡,苇园村。

初冬的一日,我走进了苇园村,却没见苇丛。关于苇园村村名的来历,村中的文化人李老师说有两个传说。一说,曾有修道的古人在村南山腰凿洞修行,学达摩“一苇渡江”的要义,于洞外遍植苇丛,后来繁衍成村,曰苇园村。一说,村中的乡贤赞助外来贫困书生苦读,植苇园,搭草亭,并以女相伴。后书生金榜题名,便携了岳父妻子进京去了,留下了“书香苇园”美誉。据此,可以想见昔日苇园的蔚为大观。

苇园村不大,千余口人。山揽着小村,小村依偎着山。万安山多石少树,不承想,山村面对的山洼,布满了浓密的树荫,树涛连着苇园村。万安山主峰,有登顶修炼的“祖师庙”;半山腰密林掩映下,还有玉泉寺、磨针宫等。诸

多的文化遗存、植被的葱茏丰厚,带给苇园村福祉多多。

苇园的水,得益于山林葱郁,山泉从不断流。品味山泉,清冽而甘甜,加热后无水垢。有心人去化验,山泉中各种矿物质均达标,可直接饮用。但说到昔日的水,苇园人也是一肚子的酸甜苦辣。从前,人们依小河而居,水位高,也只是勉强够人们的生活用水,“收麦季节,麦子才刚刚没过脚脖”,坡地上的庄稼,望天收。在时光的流转中,苇园人用温情和坚韧,厮守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。他们打过260米深的水井,用轱辘摇去了春夏秋冬。他们还箍起了水窖,聚水、澄水,用扁担挑过了日月交替。而后,村民们合力连接了水管道,把地窖中的水引过来,水龙头安在村街上。各家各户用水方便了,天长日久,又因为接水的先后、接水的多少,不断发生纠纷。还不是缺水闹的?如今,村里安装了大型净水器,开拓了更大的水源,自来水管通向了各家各户。这个季节的苇园村,家家户户都在磨红薯

粉。人们支起大锅、铁桶、电磨,水可着劲儿用。磨粉、洗粉、沉淀,用细布吊起……红薯粉的特殊气息,就极其优雅浓郁地飘散在山村。

“80后”女社区领导有山里人的朴实,眼睛很像弯月亮,内中盛满的笑意要溢出来了。社区党支部围绕乡村振兴做工作,建了太阳能基地,安装了村道上的路灯,建了较高标准的小村游园,种花草、建凉亭、改造厕所、修建文化墙……

村道硬化了,出村的路刚铺了沥青,黄色的天然气管道穿行于此,推动了小村的厨房革新。陈旧的石阶和土路,串起了暗灰色的老房老屋,它们老人样地坐成一团,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述说着当年。新式的楼房连片坐在村道的两侧,外观明朗整洁,内里与城里人家相差无几。村道上开过来了“流动超市”,男的开车,女的售货,车厢里摆满了各类细菜、不同的肉类,甚至还有馒头、烧饼、面条等。房后地头,一个个倭瓜憨卧在黄叶丛中,等待人们随时过来摘取。

“苇丛”成为一个很好的道具,也成了小山村的精神指向。书香苇园走出了百余名新时代的大学生,甚至有兄弟姐妹都考上了大学。

漫步山村,旧时的乡村渐行渐远,我的思绪飘忽在万安山的山雾中。凝神细听,发现苇园村的每一片树叶、万安山的每一缕风声、秋野里每一声虫鸣,都在启迪秋声。

苇园村的李书记请我们围坐在功夫茶台前,接水,洗杯,纳茶,请茶……很是自得地说,社区集体年收入逐步攀高,小轿车也有40多辆了,外出打工的人们带回来的资金超过了500万元。苇园村地处偏远,现在路宽了,交通便捷了,去镇上也就是两三支烟的工夫吧。如今,村民的眼光看向了村侧的小河,期待这里有山水、有山石、有山道、有山林,当然也有山间客棧……

山村的时光,恰如山涧流水,清澈明亮,由春入秋。远远地再一次回望苇园村,它悠然地卧在万安山下,静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,走向山花绚烂的明天。

故园漫忆

老家的雪

□张劲辉

洛阳的一场雪,让我想起老家的雪。

我的老家在豫西南虎狼爬岭下一个叫雷神的小村庄。农村的雪大多是晚上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落起来的。第二天早上,人们起床后才发现,一夜之间,整个村庄都变了个样,白茫茫的一片,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。只有河流与溪沟显现出几条黑色的痕迹。一眼望去,白的山,白的树,白的田野,白的房屋,就连苍翠碧绿的松柏和家门前的杨树、柳树都披上了银装,显得风姿绰约;村子北边岭上所有有叶的和无叶的树木,也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状如棉花和泡沫的积雪,比千树万树的梨花盛开更为壮观。

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,使往日较为喧嚣繁忙的农村早晨,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。村头的几棵老树,现在成了身体高大、体态臃肿的雪人,静静地待在村口;早起的人家,房顶上开始冒出了炊烟;村子附近,有人担着水桶正小心翼翼地行走在雪地上,身后留下了一串很明显的脚印。这种安静不久将会被打破,先是几声悠长的唤狗声,几只狗的应叫声拌和着清脆的铃铛声由远及近地传过来,接着便看见一两个人背着猎枪出现在不远处的山道口,身后跟着一群狗。一看便知道,是去打猎的。那时还没有禁猎,每到冬季,特别是大雪后,附近喜欢打猎的村民都爱上山去打猎——在雪地上很容易发现出来觅食的猎物的行踪,猎人只需跟着猎物的蹄子印就能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。

这样的雪,在农村一般都要连续下一两天,大多是早上停,下午或黄昏的时候又开始下。雪中的村庄显得特别休闲,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在家里烤火,少有人出门。女人们大都围着炭火,坐在窗前,借助雪映的亮光,做起了平常因忙于农活而闲置起来的手工活儿;男人们则在家拾掇起农具来……

地上的雪还没有化,到傍晚的时候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。院子里有“咔嚓、咔嚓”的脚步声响起,主人正想着来者是谁,这时门前又响起了跺脚和敲门的声音。主人不敢懈怠,马上开门迎客,并热情地邀请来客就着火炉坐下,同时,女主人会殷勤地用手巾帮客人拍去身上的雪。“有客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这时候,一家人皆为客人而忙活。为客人先装上一锅旱烟,再倒上一杯水,接下来便嘘寒问暖地拉起家常来,或以雪为主题谈论来年庄稼的收成。

夜深了,村庄早已进入了梦乡,却还有人在煤火边轻声说话。房屋周围显得格外的静,几乎听不见什么声音,只有雪花在悄无声息地飘落。屋内喃喃梦呓、火塘边娓娓絮语,与门外雪花飘落的“簌簌”声,都是那么轻、那么和谐,既是大自然在冬夜里的天籁之音,又像大地在沉睡时发出的均匀的鼾声……

老家的冬天,有着这样的景,这样的情和诸多乐趣,才使我不得不在每个冬天去怀想老家的雪。

心香一缕

我是洛阳人

□郭丹东

我从小生活在孟津,长大去天津上学。有次在楼下用微波炉加热,寝管阿姨问:“小姑娘是哪里人啊?”我说:“洛阳的。”她一下子兴奋起来:“洛阳牡丹画很有名!”我吃了一惊,我们镇上的牡丹画虽然有点名气,但也不至于连寝管阿姨都知道吧?当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镇上的牡丹画时,阿姨在空中比画出一朵花的模样,连声说:“我说的是‘画’!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牡丹‘画’……”我明白了,天津方言里的“花”听起来特别像“画”,阿姨说的是牡丹花。

毕业后,因为工作,我常在全国各地奔走,和人们聊起来,家乡成了绕不开的话题。有次在贵州,一个同事很严肃地问我:“你们洛阳到底有没有那种很贵的纸?”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
还有一次在扬州,一位领导听说我是洛阳人,便说,某年他去纽约时报广场,看到那儿播放着洛阳的宣传片,觉得洛阳这座城市很不错。接着他又转向夫人介绍我说:“瞧,这姑娘是洛阳的。”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与众不同。去年我们公司和法国人合作一个

文创项目,初次见面,他问我是哪里人。我想,洛阳他可能没听过,河南省大,他肯定知道。可当我告诉他“我是河南洛阳人”时,他竟两眼放光:“啊,你是洛阳人!河南我了解不多,但我知道洛阳的很多故事哟!”我再次吃了一惊。

其实,跟别人介绍自己是洛阳人时,我心有惭愧。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,但对她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,以至于别人问起时,我常常词穷,建议他们自己去洛阳走一走、看一看。当我看到老舍“生在某种文化中的人,未必知道

那个文化是什么,像水中的鱼似的,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”的话时,才多少释怀了些。

或许很多在洛阳长大的人都很难看清她的模样,即使能看清,也很难用语言系统阐述。然而,我是一个行走在外地的洛阳人,无形中,就成了洛阳的一张名片。若洛阳是一棵树,我一定是上面的一朵花;若洛阳是一株牡丹,我身上一定有她的芬芳。于是,我开始翻阅书籍、上网查资料,尽可能多地学习、了解、掌握洛阳的相关文化。同时,每当有人再向我问起洛阳时,我也尽可能详尽地介绍。慢慢地,竟有人向我竖起了大拇指:“不愧是洛阳人,讲起洛阳头头是道。”

是的,我是洛阳人,我一定要做一个“拿得出手”的洛阳人。



夏都水岸
XIADU RIVER BANK

一墅启新 · 荣归水岸

双轴核芯 / 一河三公园 / 双国企匠心合著

192m²~209m²花院叠拼 · 约140m²花园洋房 *恭迎品鉴



营销中心: 洛阳市偃师区中州大道与府佑路交会处向南300米
开发商: 洛阳九鼎商都房地产有限公司(国有控股) | 预售证: 洛房商预偃师字第1647号、1648号 | 标注面积均为建筑面积

0379 6777 9999